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邮箱:

□贵编:零

怀念一条河的前生

过年了,城边那条几乎干枯的老河,忽然变得花枝 招展、丰满诱人。且不说两岸的各种彩灯,火树银花般 闪耀,仅凭一夜之间河水倒灌,水位上升,水平如镜,竟 可船行。便引得大姑娘小媳妇和老少爷们,"咔咔"留

我这人不会应景,总觉得它有些失真。就好比是-个本来已经沧桑的老妇人,被人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硬生生制造出来的"年轻态";或者好比是一只转基因萝 卜,看着鲜嫩可口,却不敢放胆去吃一样——事实上它 的"美艳"和"丰盈",就是下游液压坝蓄水的效果。但河 流的天然地貌,以及芦苇水草们,统统都被无情地淹没 了,成为一河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死水。于是便情不自 禁地,怀念起河的前生——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河啊,清且涟兮,无限生机。那水,从 大山里流淌而下,毫无工业污染,也无塑料袋啤酒瓶等 --甚至可以挑回家中,淘米洗菜,直接饮用 只有山野的率真和纯净,一路欢歌,一路畅行。或 舒缓,或激流,或深潭,或沙滩。舒缓处,正好适合垂髫 少女提着水晶鞋,赤着玉足嬉笑而过;激流间,恰能放 任一叶扁舟御风飞逝,甩一路蓑衣斗篷弄潮儿那豪迈 的山歌,与哗哗的河水合唱;深潭中,正是我等顽皮少 年夏天最好的乐园,光着屁股从岩石上,从公路边"扑 通""扑通"一跃而下,花样百出,各显身手;沙滩间,更 是女孩子们的天地。她们纷纷脱掉凉鞋与细沙亲密, 白嫩的脚儿邂逅微烫的热沙,便发出夸张的尖叫,仿佛 平时的矜持被热情的沙子烫掉了似的,由淑女变成了 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将沙滩变成了一个 色彩斑斓、生气勃勃的女儿国。或雨季来临山洪暴发, 朗朗晴空中,上游的"齐头水"却汹涌而下,排山倒海, 气势磅礴,将河道平时存留的一切污秽扫荡得干干净 净,大浪淘沙,新貌焕发。或岸芷汀兰,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那些美丽的怀春少女,便在芦苇丛中袅袅穿行, 让彼此心仪却未开口的帅哥儿给她拍照,用吉他伴 。而彼时的我,一个有着少年维特式烦恼的少年,也 爱在那芦苇深处踽踽独行。我手执一本诗集,闭眼聆 听河风的絮语,蓬乱的长发与芦花一起飘飞,飘飞那无 处诉说的甜蜜而又忧伤的相思,以及无尽的莫名的惆

当然还有最具活力的角色,那就是这河流中最古 老的原住民——鱼。随便站在芳草岸边哪个角落,用 力把脚一跺,就能看到无数受惊的鱼儿齐刷刷游出,睁 大了亮晶晶的眼四处打量,确定并无危险后,又安之若 素,各得其所而去。长着一身麻点、形如纺锤、总爱静静地躺在河底沙石上的是"躺虾子";全身乌黑光滑、有 角无鳞、老是躲在石洞里深居简出、老态龙钟,一旦遇 袭就吐出长涎、出水后就变成黄色的是"石黄角":荷叶 般悬浮在深潭水面安详地晒着太阳,稍有动静就迅速 潜入深处杳然不见的是"团鱼"(甲鱼);成群结队耀武 扬威、大摇大摆来去如风的是"白条"和"桃花",它们是 河中居民里数量最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族类。其中 "桃花"是雄性,身上长有漂亮的五彩斑纹;"白条"是雌 性,却没有彩纹相貌平平。通常是两三条"桃花"带着

一大群"白条"招摇过市,就像皇帝被三千后宫簇拥着 一样,令同为雄性的我们妒火顿生,必予捕之而后快。

捕鱼的过程快乐无穷。不用渔网,只须在流水平 缓的浅处,搬石头垒成"小坝",将整条河拦腰隔断,再 在靠岸一端的石滩上掏一小沟,将河水引入;然后抱来 现成的干麦草或油菜秆连成一串,就成了"渔网"。 个人配合默契,吆喝着、咋呼着将这纯粹原生态的"绿 色渔网"从上游顺流"刮"下。鱼们惊慌失措,只能往下 游逃去,但又被那石坝拦住去路,于是慌不择路,乖乖 地跑到那条专为它们准备好的"死亡小沟"里。将沟口 一扎,上百条鱼儿就四面楚歌,被封死在小小的水沟 里,重叠、拥挤得连水都看不见,成了唾手可得的瓮中 之鳖。只有少数矫健灵活的"白条"箭一般腾空飞起, 蹿到河心逃走了;而徒有其表的"桃花"则吓破了胆,乖 乖地伏在沟里的石头边一动不动,任人宰割。那阵仗, 哈,不摆了!这种办法无须任何人造工具,只须几人合 作即可。此谓之"刮鱼"

另有一种方法要复杂一些。须用一只竹筛,用旧 的麻布整个儿罩了,在底部扎紧;于罩布中间剪一手指 长的小口,供鱼儿能侧身进入;小口周围抹上用清油、 麦麸和捣烂的椿芽混合而成的饵料,筛中也放入,择鱼 群活动频繁的静水处(流水处饵料易被冲走)用石块固 定好后离开。不多时,鱼儿被喷香的饵料吸引,兴奋中 傻呼呼地钻入筛中。便看准时机冲将过去,用手掌蒙 住口子端起筛子,里面的鱼儿活蹦乱跳惊慌扑腾,将麻 布碰得"嘣嘣"直响,却无处可逃。此谓之"端鱼" 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住在河街的人们下河将筛子放好 后就回到家里,悠闲喝茶,稍息静候,一支烟刚刚抽完, 就下河端鱼。那时,厨房里的油锅还没烧热,满盆的活 鱼就端了进去。

还有一种方法叫"砸鱼",那操作就更简单了:只需 一身体力,和一把大锤。看准大石一锤砸下,被震晕的 鱼儿们便白肚朝天,顺流而出。

还有一种乐趣值得回味,那就是石灰窑子。河里 拥有大量的烧石灰需要的碳酸钙石灰石,白白硬硬的, 取之不尽。于是石灰窑子就近建在岸边。冬天,烧过 之后的窑子余热不散,热气腾腾,成为流浪汉们温暖的 免费宾馆,也成为男孩子们又一个嬉戏乐园。在我们 的眼里,那些窑子就像电影里敌人的碉堡,我们呐喊着 冲锋陷阵,成就一个男人的英雄梦幻——尽管那只是 个游戏,就像堂吉诃德跟风车英勇作战一样。

我的怀念被忽然打断。岸边,一群返乡的打工者 在选择这条河——当然是现在的河——的背景合影。 那兴奋的喧闹声(包括赞美声),在玻璃般的河面上恣 意滑过。

但我知道,他们的赞美,却没有流水的欢唱,和鱼 儿们的畅游来应和了。因为眼前的这条河,尽管花枝 招展,尽管丰满诱人,但它,在我眼里,却是一条没有灵 性的河

我更相信,这河流的来世,也一定会如它的前生, 有深潭,有沙滩,有嬉闹之声。更有蒹葭苍苍,和那梦中的佳人,袅袅婷婷,在水一方。

描摹春天 (外三首)

刺骨的北风逐渐转暖 耍泼的吼叫转为呢喃

七彩风筝又在天空逡巡 一如池塘蝌蚪找寻娘亲

绛紫的桂芽一身娇嫩 啜一口阳光如同人品茶

全黄在田园上波涌香馨 審蜂在为甜密穿梭奔忙

桃红万点嘹亮了山崖 柳绿千丝柔曼着河堤

炊烟一缕高过农家小院 犬吠两声绵延山道弯弯

表阳轻抚三月的面庞 春潮冲撞大地的胸膛

桃红

桃蕾炸开的声音 犹如一声声春雷 呼呼升腾的火焰 燎烤着碧云天

诗经里出走的女子 步态轻盈,内心温婉 爱情的旗语在民风里猎猎作响

桃花是春天的火星 如何经得起内心的季风一吹

柳绿

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水岸边一站就是一辈子

嫩嫩的绿是你再度年轻的心事 可一池春水啊兀自向东而去

柳荫下,我聆听你的心语 流水向东我不留 我要将这满怀的清新 投进大山的怀抱里

李的白是飞溅的雪水 最高处的那一道闪电

风吹故园 李的白在阡陌间行走 飘飞的絮瓣 跌进了一汪乡愁

M形的山影里 身披李花的母亲 在唤我的乳名

正月十六清晨,万籁俱寂,寒意袭人。93岁的母 亲撵到电梯口跟我说:"你一定把那两个亲戚叫到家里 来哈,光往别个家里跑像啥子话嘛!"电梯门快合上了, 我努力地朝她点着头。

这天早上, 枕边的手机铃声响把我从睡梦中吵 醒。我伸手摸了摸睡在身旁的母亲,母亲没有动静,呼 噜比平时更有节奏。我悄悄披衣下床,摸索着把掉在 床沿上的被子往里扎了扎,母亲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本来,先前和大侄女说好她早上七点钟前过来替我的 可六点五十还不见人影,心中不免焦急起来。这时,侄 女来电话说她已下楼朝这边走,为能按时赶上村里的 "结对帮扶见面会",我盘算着打十分钟的"时间差",便 轻轻推开防盗门。可转身关门那一瞬间,我发现母亲 默默地站在不远处,静静地望着我,尤如远山那棵沧桑 的老树

我急忙打开客厅里的灯,点上烤火炉,扶她到沙发 上坐下来。这时的母亲俨然一名资深的教官,审视着 我的仪容和神态,习惯性地用左手捋了捋蓬松的银发, 用责问的口气说:"你就这么空着双手去走人户哇?"我 哑口无言。她把我拉进她的卧室,在床底下拉出来一

大堆春节期间亲戚们拜年送来的礼品盒,这时方才想 起昨天晚上她跟我说过的"过年过节走哪都要带礼物" 的嘱咐。我随手选了两样,心想:"不就是表达个心意 嘛。"当我提起礼品正要起身时,她用拐杖敲了敲我的 后背,又用拐杖指了我手里的东西,看来她是嫌这两样 东西太小。在母亲的价值观里,大比小好,大值钱,大 就是面子。我摇了摇头选了两样体积最大的,高高举 起在她眼前晃荡着,晃出了母亲脸上会心的笑容。

前一天晚上,母亲和我摆谈了很多关于贫困户的 事,她虽听得似懂非懂,但很是开心。母亲问我歇马庙 是啥子地方,我说歇马庙就像老家天井坝。"郎哎要取 个歇马庙哟?"我说可能过去那里有个庙,庙里有匹马, 马经常在斜坡坡上跑;她说那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好远, 我说远得很,在山那边;她说你又不是驻村干部去做啥 子,我说政府叫我们去帮助那些乡亲;她说多做善事 好,积德,眼里闪着光芒;她说那么多人你帮得过来哟, 我说我负责两户,都姓刘。一听跟她是本家,问得更起 劲更仔细,十二点过还不肯睡觉。

一路上,我微闭着眼睛,一遍遍回想着母亲的叮 咛,眼眶湿湿的,心里咸咸的。